

中华之声报

VOICE CHINA NEWSPAPER

中华之声报社出版 2025年11月14日 星期五 第15期 总第015期 本期1版
出版许可证：73661424666 电子报阅读网址：www.accpublishing.com.au

跨越山海：从疗效实证到文化共识 ——在“世界中医药大会”专访张伯礼院士

李海英 上海中医药大学

2025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由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以下简称“世界中联”）主办的第二十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在澳大利亚悉尼隆重召开。会议期间，澳大利亚《中华之声报》特约记者，世界中联品牌专委会副会长李海英编审对中国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人民英雄张伯礼院士进行了专访。访谈时间：2025年11月1日 访谈地点：悉尼·ICC三楼 访谈嘉宾：张伯礼院士



中医内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天津中医药大学名誉校长。他长期致力于心脑血管疾病防治和中医药现代化研究，在中医药防治心脑血管疾病、湿浊痰饮类病证治、循证评价研究、方剂组分配伍等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并推动了一批中成药品种的二次开发。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张伯礼屡次挺身而出。2003年抗击“非典”时，他担任天津市中医疗总指挥；2020年以中央指导组专家组成员身份驰援武汉，坚守抗疫一线，提出中西医结合防治方案，其主持的江夏方舱医院实现了“病人零转重、医护人员零感染”的突出成效，为抗击疫情作出卓越贡献，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访谈人：李海英



医学博士，编审，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文化》与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编辑部主任、执行主编。兼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药国际化品牌研

究专委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英文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平台秘书长、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药文化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编辑出版专委会副主任等，主持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高起点新刊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

李海英编审：尊敬的张院士您好，非常荣幸借此悉尼世界中医药大会的机会，邀请到您接受我们采访，本次专访我们聚焦的主题是“中医药国际化”，希望您一起从中医药传承发展的多元视角出发，就中医药国际化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具体而言，当前中医药国际传播正面临哪些机遇与挑战？在面临外部医学体系与不同文化语境中，我们又应如何展开传播和有效对话，以便更好被理解和认同？请您从您的视角谈谈看法，谢谢。

张伯礼院士：谢谢，非常愿意接受你们的采访，和读者们进行这方面的交流。实际上，很多人都在关注“中医药国际化”。首先，我想做一个更正，“中医药国际化”这一提法并不准确，因为“国际化”意味着国际上已经有一种既定标准，我们向其靠拢并轨，这称为“国际化”。而事实上，中医诞生在中国，是古代系统的生命科学理论和防病治病完整体系，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生命和身体的认知智慧，我们作为中医药的“宗主国”，是扎根在自己的文化土壤中建立中医药的学术自信，所以我们的官方文件使用的是“中医药走出去”，而非简单的“国际化”。

“中医药走出去”所包含的内容很广泛，即包括中医药的文化，也包括中医药的产品，还有中医药的适宜技术和中医药的医疗实践，更基础的还是我们的文化。中医药的文化博大精深，中医药文化走出去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其常常“润物无声”，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人理解我们东方的智慧、东方的文明。比如电影《哪吒2》风靡全球，受到广泛欢迎，创造了最高票房，就是一个例证。

中医药“走出去”的历史悠久，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中医，只要有临床需求的地方就有针灸、就有中药，所以说从古到今，中医

药一直在“走出去”的路上。而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员的交流、旅居，更呈现出加速推进的态势，特别是新冠疫情过后，人们对中医药的理解更加深刻了，很大程度上提升了对中医药的认知与认同。

不过，我也必须坦诚地说，“中医药走出去”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而是高高低低的，有波折，也有起伏。例如，在早年海外中医药的临床推广、质量标准、药品注册、政策法规等方面都遇到过不少阻力，但从大势来看，我们一路坎坷，一路向前，越走越好，越走越顺，迎来了全球中医药出海的新局面。

李海英编审：张院士，您能结合您的个人经历再展开说一下吗？比如有哪些具体的案例？

张伯礼院士：回想30年前，我出国参加中医药会议的时候，常常是国内的代表远多于海外，以华人为主；而如今海外代表和当地的代表反而更多，这都是很好的变化，我也发现海外中医的水平也在显著提升，他们的中医思维、中医基本理念、辩证方法，以及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追求以纯中医疗法诊疗疾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甚至是超过国内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环境造成的，因为海外不允许中医和西医并用，只能以中医的思维和办法来解决疾病问题。

还有很多国家地区中医医疗尚未纳入医保，个人付费的方式就对医生治疗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病人关注的是“我需要吃几服药”“吃药后能不能好”，非常实际。

此外，国外不允许开大处方，我去欧洲和美国访问的时候，中医师开出的药方一般就是十几味药，一味药基本就用十几克，太大的药方很难被接受，更苛刻的是，病人基本上要看一次两次就要有效，他才会继续来，所以说中医药传承发展，疗效是硬道理，“劣境”逼出医术强，这一点非常清楚。可见，很多事都具有两面性，恶劣艰难的医疗环境把我们海外的中医逼得医术更加精进，更加追求疗效这一根本，很多海外中医师的水平让我非常钦佩，同时他们

又在进行中医教育的传承，刚刚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汤淑兰女士，讲述了几十年来她创办的中医学校培养了近千名中医师，遍布在世界各大洲，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所以说中医药走出去虽不是一帆风顺，但路越走越宽、内容越来越多，水平越来越高，这个大趋势我们要看见、要给与充分肯定。

李海英编审：您认为中医药的科学表达应如何与国际医学语言体系对接？如何建设具有中国文化根基又符合国际传播逻辑的“走出去”模式？

张伯礼院士：我们总结一下历史经验，中医药“走出去”不根据我们主观的意志为转移，不能想怎么走就怎么走，一定要适应海外的需求。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三条原则：一是面向需求。特别是要适应海外临床需求，比如说西医解决不了、不擅长的疾病，而中医又有优势的，是中医走出去的首选，如衰老、退行性疾病、慢性腰痛、糖尿病并发症等。二是选好品质。在品种遴选方面，一定要坚持高品质、高标准的原则，所选品种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具备充分的循证医学证据支持，甚至其治疗机制可以较清晰阐述，便于大众理解与临床应用。三是适配原则。中医药走出去的时候，应注重与目标国家及地区的法律法规相适配，避免采取违背当地政策或文化习俗的做法。例如，阿拉伯地区对药品包装有特殊的文化习惯与审美要求，不倾向于使用大红大紫等色彩，这些细节需予以充分尊重。此外，一些地区明令禁止使用动物药、含重金属药等，此类规定也需提前调研并严格遵守。

最后，我还想说中医药“走出去”进程，宜秉持稳健审慎、循序渐进的原则，不追求速成。出海的成功，更多的是练好内功，做好我们自己的功课，夯实基础，也更深层次地依赖于文化的潜移默化力量，而非强行推销。中医药文化底蕴深厚，其核心蕴含的“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讲究“阴阳平衡”的治疗观以及“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与世界卫生组织倡导的“全民健康覆盖”和“构建和谐健康世界”的理念高度契合。因此，我们需要依托文化自信、疗效自信和体系自信，以一种更柔和、更具说服力的

方式，润物无声地展现中医药的价值。中医药能够走向世界的根本信心，既源于其确切的疗效和安全性，也与我们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息息相关。国力的增强自然带动文化吸引力的增长，这是一种大势所趋。我们应主动把握这一历史机遇，但必须明确，推动中医药国际化的根本目的并非简单的市场扩张，更在于我们愿意将这份源自东方的医学智慧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为增进全人类健康福祉作出贡献。因此，这项事业需要我们稳扎稳打，着眼长远，不可操之过急。但我们坚信，凭借文化的深厚魅力与持久穿透力，中医药一定会逐步赢得世界的认可。

在专访中，张伯礼院士以历史视野融入当下，深刻剖析了中医药走向国际进程中的问题，以微知著，指出中医药“走出去”的关键，不仅在于疗效的验证和技术的传播，更在于文化认同与价值体系的构建。面对不同医学体系与文化语境的差异，我们应以更加开放、理性、包容的态度推动跨文化对话——在坚持中医药理论与临床优势的同时，借助现代语言与传播方式，让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医药的生命观与健康观。张院士的见解为中医药的全球传播提供了新的启示：唯有在科学验证与文化沟通的双向互鉴中，中医药才能真正实现从“被看见”到“被理解”、从“走出去”到“走进来”的国际跨越。



李海英编审采访张伯礼院士



右起：王海东、张伯礼、李海英、杨杨

中医药健康旅游国际品牌 推广研讨会在堪培拉成功举办

——汇聚国际智慧，共话中医药健康旅游国际品牌建设之路



世界中联品牌专委会王海东会长（前左）与国际健康旅游专委会朱桂祯会长（前右）签署合作协议